

<<怨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怨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09561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09566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张爱玲

页数：34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怨女>>

内容概要

《怨女》是张爱玲难掩光芒的杰作。1943年发表的《金锁记》被赞为“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”（夏志清语）；二十多年后，张爱玲把三万多字的《金锁记》改写成十万多字的《怨女》，着重展现女主人公内心的情欲煎熬，其细腻深切、摄人心魄的描写使得《怨女》成为又一部难掩光芒的杰作。《怨女》英文本还入选美国各大学通用教材《中国文学选读》。

<<怨女>>

作者简介

张爱玲，本名张瑛，笔名梁京，海派作家，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。

生于上海，原籍河北丰润。

1920年9月30日（一说为1921年），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（今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，临近苏州河，周边是鸿章纺织染厂）的一幢建於清末的仿西式住宅中。

她的父母给她取名叫做张煊。

张家世显赫，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，祖母是晚清洋务派领袖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女儿。

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，母亲黄素琼则是留过洋的新女性。

1995年张爱玲逝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，终年七十五岁。

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，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——“中秋节”。

张爱玲主要作品：散文集《流言》、散文小说合集《张看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传奇》、中篇小说《倾城之恋》、长篇小说《半生缘》、《赤地之恋》、《小团圆》。

<<怨女>>

书籍目录

小艾五四遗事怨女色，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同学少年都不贱

<<怨女>>

章节摘录

小艾一下午的阳光照到一座红砖老式洋楼上。

一只黄蜂被太阳照成金黄色，在那黑洞洞的窗前飞过。

一切寂静无声。

这种老式房子，房间里面向来是光线很阴暗的。

席五太太坐在靠窗的地方，桌上支着一面腰圆大镜，对着镜子在那里剪前刘海。

那时候还流行那种人字形的两撇前刘海，两边很不容易剪得齐，需要用一种特别长的剪刀，她这一把还是特地从杭州买来的。

她忽然把前刘海一把掬上去，要看看自己不打前刘海是什么样子。

五太太明年就三十了，在当时的“女界”仿佛有一种不成文法，一到三十岁，就得把前刘海撩上去了，过了三十岁还打前刘海，要给人批评的。

五太太在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的脸。

胖胖的同字脸，容貌很平常，但是，都说她福相，也还有人说她长得很甜净。

无论如何，是一点也不带薄命相，然而……却生就了很奇异的命运。

她是填房，前面那太太死得很早，遗下一子一女。

五老爷年纪轻轻的，倒已经有了三房姬妾，后来因为要续弦，把她们都打发了，单留下一个三姨太太，这五老爷在他们兄弟间很是一个人才，谈吐又漂亮，心计又深，老辈的亲戚们说起来，都说只有他一个人最有出息，颇有重振家声的希望。

果然他出去做过两任官，很会弄钱。

可惜更会花钱。

挥霍起来，手面大得惊人。

他们席家和五太太娘家本来是老亲，五老爷的荒唐，那边也知道得很清楚的。

因此五太太出阁之前，她家里人就再三地叮嘱，要她小心，不要给人家压倒了，那三姨太太是一向最得宠的，得要给她一个下马威。

五太太过门后的第二天，三姨太太来见礼，给她磕头，据说是五太太的态度非常倨傲。

其实也并不是五太太自己的意思，她那两个陪房的老妈子都是家里预先嘱咐过的，一边一个搀住了她，硬把她胳膊拉紧了，连腰都不能弯一弯。

三姨太太委屈得了不得，事后不免加油加酱向五老爷哭诉，五老爷十分生气，大概对太太发了话了，太太受不了，大哭大闹了两回，大家都传为笑谈，说这新娘子脾气好大。

五老爷也并不和她争吵，只是从此以后就不理睬她了。

他本来在北京弄了个差使，没等满月就带着姨太太上任去了。

二这时候已经是辛亥革命以后，像席五老爷这样，以一个遗少的身份在民国时代出仕，一般人议论起来，已经要骂他变节了，何况他本身还做过清朝的官。

大家都觉得他这时候再出去，很犯不着。

但是五老爷一半也是由于负气，因为他挥霍得太厉害了，屡次闹亏空，总是由家里拿出钱来替他清了债务，弟兄们自然对他非常不满，他觉得他在家里很受歧视，他哪里受得了这个气，所以宁可出外另谋发展。

五太太为了这缘故，一直恨着她那几个大伯。

她一恨自己娘家，二恨她那婆婆不替她做主叫她跟着一块儿去，三恨他们兄弟们，都是他们那种冷淡的态度把他逼走了。

也不知怎么，恨来恨去，就是恨不到他本人身上。

五老爷到了北京，起初两年甚是得意，着实大阔了一阵。

后来也是因为浪费过分，大笔的挪用公款，不知怎么又给闹穿了，幸而有人从中斡旋，才没有出事，结果依旧是由家里拿出钱去弥缝，他不久也就回来了。

三姨太太这几年在北方独当一面，散诞惯了，嫌老公馆里规矩大，不愿意回去，便另外租了房子住在外面，对老太太只说她留在北京没有一同回来。

<<怨女>>

老太太装糊涂，也不去深究。

五老爷也住在外面，有时候到老公馆里来一趟，也只在书房里坐坐，老太太房里坐坐。

时间一年年的过去，在这家庭里面，五太太又像弃妇又像寡妇的一种很不确定的身份已经确定了。

小姑和侄女们常常到她房里来玩，一天到晚串出串进，因为她这里没有男人，不必有什么顾忌。

五太太天性也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人来了她总是很欢迎，成天嘻嘻哈哈，热热闹闹的，人都说她没心眼儿。

三这一天她正半闭着眼睛在那里剪前刘海，免得短头发落到眼睛里去，她的小姑婉小姐在外面叫了声“五嫂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便一掀帘子走了进来。

五太太笑道：“没有事情做。

这两天越过去越长了，闷死了！”

“婉小姐道：“可不是吗！”

“一面伸着懒腰，就在一张杨妃榻上坐了下来，随手摸了摸榻上蟠着的一只大狸花猫，又道：“可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

上回那糖还有吧？”

“说着，便去开那只洋铁筒，向里面张了一张，便鼓着嘴撒起娇来道：“五嫂！”

那松子糖没有了！”

“五太太道：“明儿再去买去。

刚才我叫陶妈去买枇杷去了，等着吃枇杷吧。”

“五太太对于吃零食最感兴趣，平常总是她领着大家一块儿吃，所以她每月贴在这上面的钱为数很可观。

那些妯娌们其实也不短吃她的，在背后却常常批评，说大家同时拿这一点月费，只有她一个人又没有小孩，又没有什么别的负担，全给她瞎花了。

五太太自己剪完了前刘海，又和婉小姐说：“你那刘海儿也长了，我来给你绞绞。”

“因把一张椅子挪了过来，两人脸对脸坐着。

五太太一面剪着，婉小姐闭着眼睛说道：“你看我这脸，反而比从前更黑了！”

“五太太便道：“你看我呢？”

“婉小姐眯缝着眼睛向她脸上端详着。

她们前一向因为看见报上有一种西洋药品的广告，说是搽在脸上可以褪掉一层皮、使皮层变为白嫩，就去买了来尝试。

一搽，果然脸上整大块的皮褪下来，只好躲在房里装病不见人，等到褪完了，也确实又白又嫩。

白了总有十几天，那嫩皮肤大概是特别敏感，并没有经过风吹日晒，倒已经变黑了，以前倒还没有那样黑。

大家都十分气愤。

四那女佣陶妈买了一篓子枇杷回来，正遇见老姨太也到她们这里来，便叫了声“老姨太”，替她打起帘子。

这老姨太年纪其实也并不大，不过三十来岁模样，也还很有几分风韵，穿着一件月白纱衫，黑华丝葛裤子。

婉小姐是一身月白纱衫裤。

五太太最羡慕的就是像她们那种瘦怯怯的身材，袖管里露出一截手腕骨瘦如柴，她拉着她们的手，说不出来的又爱又恨，嫌自己太胖了蠢相。

陶妈送了茶进来，五太太笑道：“姨，我们正是三缺一。”

“她们常常瞒着老太太偷偷地打牌，似乎五太太的兴致比谁都好。

她只管鬼鬼祟祟的含着微笑轻声问着：“来不来？”

来来？”

“老姨太笑道：“不知道三太太有工夫没有。”

“那陶妈一听见说打牌就很高兴，因为可以有进账，所以老在旁边逗留没有走开。”

<<怨女>>

五太太对于这陶妈却有几分畏惧，她原来的那两个陪房的老妈子已经走了，换了个陶妈，但是五太太还是一样地怕她，和她说起话来总是小心翼翼的，支使她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也总是笑嘻嘻的，用一种揶揄的口吻。

当时五太太便悄悄的向她笑道：“老陶，你去看看三太太有工夫没有！”

陶妈一走，这里就忙着叫另一个女佣刘妈把桌子摆起来，婉小姐和老姨太也帮着，把桌布扎起来，桌布底下再垫上一床毯子，打起牌来可以没有声音，怕给老太太听见了。

同时陶妈已经把三太太请了来，他们家是三太太当家，她本来就比较忙，这两天快过节了，自然更忙一点。

一走进来，看见大家在那里数筹码，便笑道：“呦，又要打牌啦？”

我还当是什么事情！

五太太笑道：“你不想打呀？”

又要来装腔作势的！

三太太笑道：“待会儿人家说婉妹妹全给我们带坏了。”

一面说着，已经坐了下来。

五太太让三太太吃枇杷，老姨太早已剥了一颗，把那枇杷皮剥成一朵倒垂莲模样，蒂子朝下，十指尖尖擎着送了过来。

老姨太从前是堂子里出身，这种应酬功夫是最拿手的。

五太太在旁说道：“今年的枇杷不好，没有买着一回甜的。”

三太太道：“今天田上来了人，带了好些枇杷来，不知道比这儿买的可好些。”

还带了些糯米来。

哦，那两个丫头也买来了。

他们平常买丫头，因为老太太不喜欢外省人，总是带信给他们原籍乡下的师爷，叫他在那里买了送来。

他们在乡下有许多田地，有一个师爷常住在那里收租。

大家坐下来打牌，打了四圈，看看已经日色西斜，三太太便道：“这时候老太太该醒了，得有一个人去一趟。”

五太太道：“好，我去我去！”

照规矩她们全得去，但是如果大家一同去，老太太势必要疑心，说怎么这许多人在一起，刚好一桌麻将。

所以只好轮流地去。

他们老太太其实是最爱打牌的，现在因为年纪大了，有腰疼的毛病，在牌桌上坐不了一会就得叫别人代打，所以不大打了，也就不许她们打。

老太太每天一大早起来，睡得又晚，媳妇们也得陪着她起早睡晚，但是她每天下午要睡午觉，却不许媳妇们睡，只要看见她们头发稍微有点毛，就要骂出很不好听的话来。

不过她从来不当面骂人的，总是隔着间屋子骂，或者叫一个女佣传话，使那媳妇更觉得羞辱些。

五太太到老太太那里去，硬着头皮走进那阴暗高敞的大房间，老太太睡中觉刚起来，正坐在那里吃牛奶，因为嫌牛奶腥气，里面掺着有姜汁。

一个女佣拿着把梳子站在椅子背后替她笼笼头发。

六太太叫了声“妈”，问道：“妈睡好了没有？”

老太太只是带理不理地哼了一声。

五太太便站在一旁，准备着在旁边递递拿拿的，其实也无事可做。

她一有点窘，就常常在喉咙口发出一种轻微的“啃”“啃”的咳嗽的声音。

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。

上海这时候已经有汽车了，那皮球式的喇叭，一捏“叭”一响，声音很短促，远远听着就像一声声的犬吠。

五老爷新买了一部汽车，所以五太太一听见这声音就想着，不要是他回来了，顿时张惶起来。

他们夫妇俩也并不是不见面，不过平常五老爷来了，她们妯娌们本来要到老太太房里请安的，听见说

<<怨女>>

五老爷在那里，就不去了，五太太也是如此，但是要是她先在那里，然后他来了，当然她也没有回避的道理。

可是老太太有没有听见这汽车喇叭声音呢？

也甚至于老太太还以为她待在这儿不走，是有心要想跟他见面，那可太难为情了。

五太太正是六神无主，这里门帘一掀，已经有一个男子走了进来，那女佣叫了声“五老爷”。

这席五老爷席景藩身材相当高，苍白的长方脸儿，略有点鹰钩鼻，一双水灵灵的微爆的大眼睛，穿着件樱白华丝纱长衫，身段十分潇洒，一顶巴拿马草帽拿在手里，进门便在桌上一搁。

老太太向来对儿子们是非常客气的，尤其因为景藩向不住在家里，隔两天从小公馆里回来一次，陪老太太谈谈，老太太看见他更是眉花眼笑的，非常的敷衍他。

因见他已经穿上了夏天的衣裳，便笑道：“你倒换了季了？

不嫌冷哪，这两天早晚还很凉呢。

”又别过头去向女佣说：“我还有那半瓶牛奶，热了来给五爷吃，姜汁搁得少一点，刚才把我都辣死了！

”七那女佣自去烫牛奶，五老爷便在下首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五太太依旧侍立在一边。

普通一般的夫妻见面，也都是不招呼的，完全视若无睹，只当房间里没有这个人，他们当然也是这样，不过景藩是从从容容的，态度很自然，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，一双手也没处搁，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，先是斜伸着一只脚，她是一双半大脚，雪白的丝袜，玉色绣花鞋，这双鞋似乎太小了，那鞋口扣得紧紧的，脚面肉唧唧的隆起一大块。

可不是又胖了！

连鞋都嫌小了。

她急忙把脚缩了回来，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简直无处容身。

又疑心自己头发毛了，可是又不能拿手去掠一掠，因为那种行动仿佛有点近于搔首弄姿。

也只好忍着。

要想早一点走出去，又觉得他一来了她马上就走了，也不大好，倒像是赌气似的，老太太本来就说景藩不跟她好是因为她脾气不好，这更有的说了。

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站在那里进了半天，方才搭讪着走了出来。

一走出来，立刻抬起手来拢了拢头发，其实头发如果真是蓬乱的话，这时候也是亡羊补牢，已经晚了。

她的手指无意中触到面颊上，觉得脸上滚烫，手指却是冰冷的。

她还没回到自己房里，先弯到下房里，悄悄的和陶妈说：“待会儿三太太她们在这儿吃饭，你看有什么菜给添两样，稍微多做一点，分一半送到书房里去。

五老爷今天回来了。

”他们这里的饭食本来是由厨房里预备了，每房开一桌饭，但是厨房里备的饭虽然每天照开，谁都不去吃它，嫌那菜做得不好，另外各自拿出钱来叫老妈子做“小锅菜”，所以也可以说是行的分炊制。

五太太房里就是陶妈做菜，陶妈是吃长素的，做起菜来没法儿尝咸淡，但是手艺很不错，即或有时候做得不大好，五太太当然也不敢说什么，依旧是人前人后的赞不绝口。

八当下她向陶妈嘱咐了一番，便回到自己房里去，三太太婉小姐老姨太几个人干坐在牌桌旁边，正等得不耐烦，嗑了一地的瓜子。

五太太急急地入座，马上就又打了起来。

陶妈进来倒茶，五太太一面打着牌，又赔笑向陶妈说道：“老陶，等会儿菜里少搁点酱油，昨天那鱼太咸了一点。

”陶妈顿时把脸一沉，拖长了声气说道：“哦，太咸啦？

”五太太忙笑道：“挺好吃的，不过稍微太咸了点。

”陶妈也没说什么，自出去了。

她们这里打着牌，不觉已经天黑了下来，打完了这一圈就要吃晚饭了。

刘妈已经在外房敲着猫钵子“咪咪！

<<怨女>>

咪咪！

”地唤着。

五太太这里养了很多的猫。

牌桌上点着一盏绿珠瓔珞电灯，那灯光把人影放大了，幢幢的映在雪白的天花板上。

陶妈忽然领着一个褴褛的小女孩走了进来，在那孩子肩头推搡了一下，道：“叫太太。

”众人一齐回过头来看着，猜着总是那新买来的丫头，看上去至多不过七八岁模样，灰扑扑的头发打着两根小辫子，站在那里仿佛很恐惧似的。

婉小姐不由得笑了起来道：“这么小会做什么事呀？”

”五太太问了一声：“几岁呀？”

”陶妈便道：“太太问你几岁呢。

说呢！

”又推了她一下道：“说呀！”

——说呀！

”那孩子只是不做声。

陶妈道：“说是当九岁买来的呢，这样子哪有九岁？”

”老姨太便笑着说：“小一点好，可以多使几年。

”五太太向陶妈说道：“把她辫子给绞了，头发给绞短了洗洗，别带了虱子过到猫身上。

”陶妈答应着，就又把她们带出去了。

三太太她们在这里吃了晚饭，又续了几圈，方才各自回房。

陶妈等人都走了，便气烘烘的和五太太说道：“太太，一个好的丫头给三太太拣去了！”

那一个总有十一二岁了，又机灵，这一个好了，连梳头自己都不会梳！”

”五太太怔了一怔，方道：“算了，别说了。

太机灵了也不好。

”陶妈恨道：“太太就是太随便了，所以人家总欺负你。

”五太太也没言语。

九五太太因为那小丫头来的时候正是快要过端午节了，所以给取了个名字叫小艾。

此后她们晚上打牌，就是小艾在旁边伺候着。

打牌打到夜深，陶妈刘妈都去睡了，小艾常是靠门打盹，等到打完了牌，地下吃了一地的瓜子壳花生衣果子核，五太太便高叫一声：“小艾！”

扫地！

”小艾睡眼蒙眬的抢着从门背后拿出扫帚来，然后却把扫帚拄在地下，站在那里发糊涂。

大家都哄然笑起来。

自从小艾来了，倒是添了许多笑料。

据说是叫她喂猫，她竟抢猫饭吃。

她年纪实在小，太重的事情当然也不能做，晚上替五太太捶捶腿，所以常常要熬夜，早上陶妈刘妈是一早就得起来的，小艾来了以后，就是小艾替她们拎洗脸水，下楼去到灶上拎一大壶热水上来。

厨房里的人是势利的，对于五太太房里的人根本也就不怎么放在眼里，看这小艾又是新来的，又是小孩子，所以总是叫她等着，别房里的人来在她后面，却先把水拎了去了，等到小艾拎了洗脸水上来，陶妈便向她嚷：“我还当你死在厨房里了！”

丫头坯子懒骨头，拎个水都要这些时候！

跑哪儿去玩去了？”

”劈脸一个耳刮子。

小艾才来的时候总是不开口，后来有时候也分辩，却是越分辩越打得厉害，并且说：“这小艾现在学坏了，讲讲她还是她有理！”

”五太太照说是个脾气最好的人，但是打起丫头来也还是照样打。

只要连叫个一两声没有立刻来到，来了就要打了。

五太太没事就爱嗑瓜子，所以随时需要扫地，有时候地刚扫了，婉小姐她们或者又跑来一趟，嗑些

<<怨女>>

瓜子在地下，就要骂小艾扫地扫得不干净。

五太太屋里这些猫都是经过训练的，猫屎通常都是拉在灰盆子里，但是难免也有例外的时候。倘然在别处发现了猫屎，就又要打小艾，总是她没有把猫灰盆子搁在最适当的地方。

<<怨女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，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。

另的作家……在文字上，在意象的运用上，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深刻方面，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。

——著名学者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夏志清

<<怨女>>

编辑推荐

《怨女》是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<<怨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